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七十回 惠雪舫游說翰苑 周輔成誤娶填房

我聽那老者一席話，才曉得這裡酒味不好的緣故，並不是代我買酒的人落了錢。於是再舀一碗讓他喝，又開了一罐罐頭牛肉請他。大家盤坐在炕上對吃。我又給錢與店家，叫他隨便弄點麵、飯來。方才彼此通過姓名。那老者姓徐，號宗生，是本處李家莊人。這回從京裡出來，因為此地離李家莊還有五十里，恐怕趕不及，就在這裡下了店。我順便問問京裡市面情形。宗生道：「我這回進京，滿意要見焦侍郎，代小兒求一封信，謀一個館地。不料進京之後，他碰了一樁很不自在的事，我就不便和他談到謀事一層，只住了兩天就走了。市面情形，倒未留心。」

我道：「焦侍郎可就是刑部的焦理儒？」宗生道：「正是他。」我道：「我在上海看了報，他這侍郎是才升轉的，有甚麼不自在的事呢？」宗生道：「他們大老官，一帆風順的升官發財，還有甚麼不自在，不過為點小小家事罷了。然而據我看來，他實在是咎由自取。他自己是一個絕頂聰明人，筆底下又好，卻是學也不曾入得一名。如今雖然堂堂八座，卻是異途出身。四五個兒子，都不肯好好的唸書，都是些不成材的東西。只有一位小姐，愛同拱璧，立志要招一位玉堂金馬的貴婿。誰知立了這麼一個志願，便把那小姐耽誤了，直到了去年，已過二十五歲了，還沒有人家。耽誤了點年紀，還沒有甚麼要緊，還把他的脾氣慣得異乎尋常的出奇，又吃上了鴉片煙癮，鬧的一發沒有人敢問名的了。去年六月間，有一位太史公斷了弦。這位太史姓周，號輔成，年紀還不滿三十歲。二十歲上便點了翰林，放過一任貴州主考，宦囊裡面多了三千金，便接了家眷到京裡來，省吃儉用的過日子，望開坊。誰知去年春上，染了個春瘟病，捱到六月間死了。你想這般一位年輕的太史公，一旦斷了弦，自然有多少人家央人去做媒的了。這太史公倒也伉儷情深，一概謝絕。這信息被焦侍郎知道了，便想著這風流太史做個快婿。雖然是個續弦，且喜年紀還差不多。想定了主意，便打算央媒說合。既而一想，自己是女家，不便先去央求。又打聽得這位太史公，凡是要去做媒的，一概謝絕，更怕把事情弄僵了，所以直等到今年春天，才請出一個人來商量。這個人便是刑部主事，和周太史是兩榜同年；卻是個旗人，名叫惠覃，號叫雪舫；為人極其能言舌辯。焦侍郎請他來，把這件事直告訴了他，又說明不願自己先求他的意思。雪舫便一力擔承在身上，說道：『大人放心，司官總有法子說得他服服貼貼的來求親。大人這裡還不要就答應他，放出一個欲擒故縱的手段，然後許其成事，方不失了大人這邊的門面。』焦侍郎大喜，便說道：『那麼這件事，就盡托在老兄身上了。』

「雪舫得了這個差使，便不時去訪周輔成談天。周輔成老婆雖死了，卻還留下一個六歲大的男孩子，生得眉清目秀，十分可人。雪舫到了，總是逗他頑笑，考他認字。偶然談起說道：『怪可憐的一個小孩子，小小年紀沒了娘了。你父親怎麼就不再娶一個？』輔成聽了笑道：『傷心還沒有得過，那裡便談到這一層；況且我是立志鰥居以終的了。』雪舫道：『你莫嘴強，這是辦不到的。縱使你伉儷情深，一時未忍，久後這中饋乏人，總不是事。況且小孩子說大不大，總得要有有人照應的。你此刻還趕傷心追悼的那邊去，未必肯信我這個話，久後你便要知道的。』輔成未及回答，雪舫又道：『說來也難，娶了一個好的來也罷了；倘使娶了個不賢的，那非但自己終身之累，就是小孩子對付晚娘，也不容易。』輔成道：『可不是嗎。我這立定鰥居以終之志，也是看到這一著。』雪舫道：『這也足見你的深謀遠慮。其實現在好好的女子很少，每每聽見人家說起某家的晚娘待兒子怎樣，某家的晚娘待兒子怎樣，聽著也有點害怕。輔成兄，你既然立定主意不娶，何不把令郎送回家鄉去？自己住到會館裡，省得費宅子，要省得多呢。』輔成道：『我何嘗不想。只為家母生平最愛的是內人，去年得了我這裡的信息，已經不知傷心的怎樣了。此刻再把小孩子送回去，老人家見子思母，豈非又撩撥起他的傷心來！何況小兒說大雖不大，也將近可以讀書了。我們衙門清閒無事，也想借課子消遣，因此未果。』雪舫道：『既如此，你也大可以搬到會館裡面去，到底省點澆裹。』輔成道：『我何嘗不想。只因這小孩子還小，一切料理，打辦洗澡，還得用個老媽子伺候。』雪舫道：『就是這個難，並且用老媽子，也不容易用著好的。』輔成道：『這倒不然，我現在用的老媽子，就是小孩子的奶娘，還是從家鄉帶來的。』雪舫道：『這麼說，你夫人雖是沒了，這過日子澆裹，還是一文不能省的。』輔成道：『這個自然。』雪舫道：『這麼說，你還是早點續弦的好。』輔成發急道：『這話怎講？』雪舫笑了一笑，卻不答話，輔成心下狐疑，便追著問是甚麼道理。雪舫道：『我要待不說，又對你不起；要待說了出來，一則怕你不信，二則怕你發急。』輔成道：『說的不近情理，不信或者有之，又何必至於發急呢。』雪舫又笑了一笑，依然沒有話說。輔成道：『你這個樣子，倒是令我發急了。我和你彼此同年相好，甚麼話不好說，要這等藏頭露尾作甚麼呢？』雪舫正色道：『我本待不說，然而若是終於不說呢，實在對朋友不起，所以我只得直說了。但是說了，你切莫發急。』輔成道：『你說了半天，還是未說，你這是算甚麼呢！』

「雪舫道：『此刻我直說了罷。若是在別的人呢，這是稀不相干的事。無奈我們是做官的人……』說著，又頓住了。輔成恨道：『你簡直爽快點一句兩句說了罷，我又不和你作甚麼文字，只管在題前作虛冒，發多少議論作甚麼！』雪舫道：『你是身居清貴之職的，這個上頭更要緊。』輔成更急的道：『你還要故作盤旋之筆呢，快說罷！』雪舫道：『老實說了罷，你近來外頭的聲名，不大好聽呢！』輔成生平是最愛惜聲名的，平日為人謹飭的了不得。忽然聽了這句話，猶如天上吊下了一個大霹靂來，直跳起來問道：『這是哪裡來的話？』雪舫道：『我說呢，叫你不要著急。』輔成道：『到底是哪裡來的話？我不懂啊。到底說的是那一行呢？』雪舫拍手道：『你知道我近來到你這裡來坐，格外來得勤，是甚麼意思？我是要來私訪你的。誰知私訪了這幾天，總訪不出個頭緒來，只得直說了。外頭人都說你自從夫人沒了之後，便和用的一個老媽子搭上了，纏綿的了不得，所以凡是來和你做媒的，你都一概回絕。』輔成道：『這些謠言從哪裡來的？』雪舫道：『外頭那個不知，還要問哪裡來的呢。不信，你去打聽你們貴同鄉，大約同鄉官沒有一個不知道的了。』輔成直跳起來道：『這還了得！我明日便依你的話，搬到會館去住，樂得省點澆裹。』雪舫道：『這一著也未嘗不是；然而你既買了宅子，自己又住到會館裡，怎麼見得省？』輔成道：『哪裡的話！我既住到會館，便先打發了老媽子，帶著小孩子住進去了。』雪舫道：『早就該這樣辦法的了。』

「輔成便忙著要揀日子就搬。雪舫道：『你且莫忙，這不是一時三刻的事，我也在這裡代你打算呢。小孩子說小雖然不小，然而早起晚睡，還得要人招呼，還有許多說不出的零碎事情，斷不是我們辦得到的；譬如他頑皮攪濕了衣服，或者掛破了衣服等類，都是馬上要找替換，要縫補的，試問你我可以辦得到麼？這都是平常無事的話。萬一要有甚麼傷風外感，那不更費手腳麼？我正在這裡和你再三盤算，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。看不出這麼一件小小事情，倒是很費商量的。』一席話說得輔成呆了。歇了半晌道：『不然，索性把小孩子送回家鄉去也好。』雪舫道：『你方才不是說怕傷太夫人的心麼？』輔成搓手頓足了半晌，沒個理會。雪舫又道：『不如我和你想個法子罷，是輕而易舉，絕不費事的，不知你可肯做？』輔成道：『你且說出來，可以做的便做。』雪舫道：『你若肯依了我做去，包管你就可以保全聲名。』輔成道：『你又來作文字了，又要在題前盤旋了，快直說了罷。』

「雪舫道：『你今日起，便到處托人做媒，只說中饋乏人，要續弦了。這麼一來，外頭的謠言自然就消滅了。』輔成道：『這個不過暫時之計，不可久長的。況且央人做媒，做來做去，總不成功，也不是個事；萬一碰了合式的，他樣樣肯將就，任我怎樣挑剔，他都答應，那卻如何是好呢？』雪舫正色道：『那不就認真續了弦就完了。我勸你不要那麼呆，天下哪裡有從一而終的男子。你此刻還是熱烘烘的，自然這樣說。久而久之，中饋乏人，你便知道鰥居的難處了。與其後來懊悔，還是趕早做了的好。依我勸你，趁此刻自己年紀不十分大，兒子也還小，還容易配；倘使耽擱幾年，自己年紀也大了，小孩子也長成了，那時後悔，想到續弦，只怕人家有好好的女兒未必肯嫁給於思於思的老翁了。況且說起來，前妻的兒子已經若干大了，人家更多一層嫌棄。還有一層，比方你始終不續弦的話，將來開坊了，外放了，老大人、太夫人總是要迎養的，同寅中官眷往來，你沒有個夫人，如何得便？難道還要太夫人代你應酬麼？你細想想，我的話是不是？』輔成聽了低下頭去，半晌沒有話說。雪舫又道：『說雖如此說，這件事

卻是不能鹵莽的，最要緊是打聽人品；倘使弄了一個不賢的來，那可不是鬧頑的！」輔成歎了一口氣，卻不言語。雪舫又道：「此刻你且莫愁這些，先撇開了話，要求人做媒，趕緊要續弦，先把謠言息一息再講。」輔成也沒有話說。雪舫又談些別樣說話，然後辭去。

「過了一日，雪舫未曾出門，輔成先去拜訪了，說是躊躇了一天一夜，沒有別的法子，只好依你之計，暫時息一息謠言再說的了。雪舫道：『既如此，便從我先做起媒來。陸中堂有一位小姐，是才貌兼備的，等我先去碰一碰看。』輔成道：『你少胡鬧！他家女兒怎肯給我們寒士，何況又是個填房。』雪舫道：『求不求在你，肯不肯由他，問一問不見得就玷辱了他，那又何妨呢。』輔成也就沒言語了。再過一天，雪舫便來回話說：『陸中堂那邊白碰了。今日我又到張都老爺那邊去說，因為聽說張都老爺有個妹子，生得十分福氣，今日沒有回話，過幾天聽信罷。』

「此時輔成因為謠言可怕，也略略活動了一點了，這兩天也在別個朋友跟前提起續弦的話。一時同衙門的、同鄉的，都知道周太史要續弦了，那做媒的便絡繹不絕，這個誇說張家小姐才能，那個誇說李家小姐標緻，說的心如稿木的一位太史公，心中活潑潑起來。雪舫又時時走來打動，商量要怎麼的好，怎麼的不好，又說第一年紀大的好。輔成問他是甚麼緣故。雪舫道：『若是元配，自然年紀不怕小的。此刻你的是續弦，進了你門，就要做娘的，翁姑又不在跟前，倘使年紀過輕，怎麼能當得起這個家。若是年紀大點的，在娘家縱使未曾練過，也看見得多了，招呼小孩子，料理家務，自然都會的了。你想不是年紀大的好麼？』說的輔成合了意。他卻另外挽出一個人來，和輔成做焦侍郎小姐的媒。輔成便向雪舫打聽。雪舫道：『這一門我早就想著了，一則怕這位小姐不肯許人家做填房，二則我和焦老頭子有堂屬之分，覘不上去說這些事，所以未曾提及。這門親倘是成了，倒是好的。聽說那一位小姐，雅的是琴棋書畫，俗的是寫算操作，沒有一件不來的。況且年紀好像在二十以外一點了，於料理小孩子一層，自然是好的了。』輔成聽了，也巴望這門親定了，好得個內助。偏偏焦侍郎那邊，又沒有著實回話，倒鬧得輔成心焦起來，又托雪舫去說。求之再四，方才應允。一連跑了四五天，把這頭親事說定。一面擇日行聘。過了幾時，又張羅行親迎大禮，央了欽天監選擇了黃道吉日，打發了鼓吹彩輿去迎娶，擇定了午正三刻拜堂合巹。

「這一天，周太史家裡賀客盈門，十分熱鬧；格外提早點吃了中飯，預備彩輿到了，好應吉時拜堂。一班同年、同館的太史公，都預備了催妝詩、合巹詞。誰知看看到了吉時，不見彩輿到門，眾親友都呆呆的等著看新人。等數多時，已是午過未來，還是寂無消息。辦事的人便打發人到坤宅去打聽，回報說新人正在那裡梳妝呢。眾人只得仍舊呆等。等到了未末申初，兩頂大媒老爺的轎子到了，說來了來了，快了快了，馬上就登輿了。周太史一面款待大媒。鬧了一會，已交酉刻，天已晚下來了，只得張羅開席宴客。吃到半席時，忽然間鼓樂喧天的，新娘娶回來了，便連忙撤了席，拜堂、送房、合巹，又忙了一陣，直到戌正，才重新入席。那新人的陪嫁，除了四名丫頭之外，還有兩房僕婦、兩名家人，都是很漂亮的。眾人盡歡散席時，已是亥正了。大家寬坐了一會，便要到新房裡看新人。周太史只得陪著到新房裡去。眾人舉目看時，都不覺矇了一矇：原來那位新人，早已把鳳冠除下，卻仍舊穿的蟒袍霞帔，在新床上擺了一副廣東紫檀木的鴉片煙盤，盤中煙具，十分精良，新人正躺在新床吃舊公煙呢。看見眾人進來，才慢慢的坐起，手裡還拿著煙槍；兩個伴房老媽子，連忙過去接了煙槍，打橫放在煙盤上，一個接手代他戴上鳳冠。陪嫁家人過來，把煙盤收起來，回身要走，忽聽得嬌滴滴的聲音叫了一聲：『來。』這個聲音正是新人口中吐出來的。那陪嫁家人，便回轉身子，手捧煙盤，端端正正的站著。只聽得那新人又說道：『再預備十二個泡兒就夠了。』那陪嫁家人，連答應了三四個『是』字，方才退了出去。眾人取笑了一回，見新人老氣橫秋的那個樣子，便紛紛散去。新人見客散了，仍舊叫拿了煙具來，一口一口的吹；吹足了十二口時，天色已亮，方才卸妝睡覺。周輔成這一氣，幾乎要死！然米已成飯，無可如何了。只打算日後設法禁制他罷了。那位新人一睡，直到三下鐘方才起來。梳洗已畢，便有他的陪嫁家人，帶了一個面生人，手裡拿了一包東西，到上房裡去，輔成此時一肚子沒好氣，也沒做理會。第二天晚上，便自己睡到書房裡去了。

「到了第三天，是照例回門，新婿新人，先後同去；行禮已完，新婿也照例先回。及至輔成回到家時，家人送上兩張帳單。輔成接過來一看，一張是珠寶市美珍珠寶店的，上面開著珍珠頭面一副、穿珠手鐲一副、西洋鑽石戒指五個，共價洋四千五百兩；又一張是寶興金店的，上面開著金手鐲一副、押髮簪子等件，零零碎碎，共價是三百十五兩。輔成看了便道：『我家裡幾時有買過這些東西？』家人回道：『這是新太太昨天叫店裡送來的。』輔成嚇了一跳，呆了半晌，沒有話說，慢騰騰的踱到書房，換過便衣，唉聲歎氣的坐立不安。直等到晚上十二點多鐘，新人方才回來。輔成一肚子沒好氣，走到上房。只見那位新夫人，已經躺下吃煙了，看見丈夫進來，便慢騰騰的坐起。輔成不免也欠欠身坐下。半晌開口問道：『夫人昨天買了些首飾？』新人道：『正是。我看見今天回門，倘使還戴了陪嫁的東西，不像樣子，所以叫他們拿了來，些微揀了兩件，其實還不甚合意。』輔成道：『既然不甚合意，何不退還了他呢？』說時，臉上很現出一種不喜歡的顏色。新人聽了這話，看了新婿的顏色，不覺也勃然變色起來。」

正是：房帷未遂齊眉樂，《易》象先呈反目爻。未知一對新人，鬧到怎麼樣子，且待下回再記。